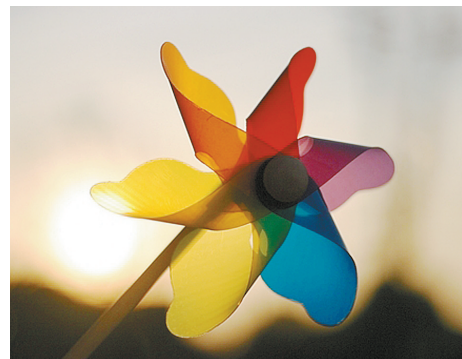


# 天地无穷岳阳楼

◎吴又洛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浸润于杜诗已久，对岳阳楼格外倾慕。再加上对范仲淹的敬仰之情，初到湖南，便迫不及待直奔岳阳，登楼为快。

## 丽质本天成，诗书增其华

与中国历代名楼一样，岳阳楼筑在高台之上，烟波浩渺的八百里洞庭尽收眼底。自古美景出名楼，江南三大名楼，滕王阁气凌彭泽，黄鹤楼镇锁江汉，而岳阳楼更是遥对君山、近傍洞庭，实为观景绝佳之处。

如此得天独厚的位置，自然不会被世人轻易错过。据载，公元220年前后，东吴大将鲁肃便在此地修建“阅军楼”，操练水师，这便是岳阳楼的前身。

江山总会一统，文化终将泽被。当樯櫓灰飞烟灭之后，盛世的春草正在兵燹之后的废墟里悄然发芽。随着盛唐之后经济重心的悄然南移，文明的春雨正随风潜入夜，悄然滋润着荆湘大地。

灵珠在泥沙，光景不可昏。在湮没无闻的几千年后，在文化登峰造极的赵宋之世，“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岳阳楼终于迎来了属于她自己的传奇故事。北宋庆历四年(1044)春，滕子京受谪，任岳州知军州事，第二年春，重修岳阳楼，刻唐贤今

人诗赋于其上，一代名相范仲淹为之作文，岳阳楼从此身价骤增，名重天下！

这一切仿佛都来得太过于突然，太过巧合也太过幸运。一夜之间，岳阳楼从众多南国名楼中脱颖而出，跻身江南三大名楼之列，扬名天下。然而，这又的确是实至名归，就像一个女子，纵然姿态极为妍丽本也无奇，可是偏偏又写得满腹诗文，其嘉言懿行又得到公卿名士激赏，其名重当时便也不足为奇了。

## 岁月俱作古，楼台日愈新

常有人抱憾，中国古代建筑为木质结构，不能长久留存，每隔数年便要修葺，每隔数十年便要大修，再加上天灾、战火，能历经数百年的实在寥寥无几，以至于历代名楼，都只能在故纸堆的字里行间中去揣摩其气度，在博物馆的只砖片瓦中去还原其宏大。岳阳楼当然也不能免于这样的命运，据史料记载，在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之后仅33年，岳阳楼便毁于火灾，此后，岳阳楼数十次毁于火灾又数十次进行重建、修葺，在这个过程中，岳阳楼的形制发生了很大变化，甚至可以说历代岳阳楼在外形和规模上都不相同，现在看到的岳阳楼，不过是清代遗留的。

其实，中国建筑是暗合于中国哲学的，是蕴含着变与不变的一种高级表现。从上古到清代，中国建筑一直保持着固定的格式造样，虽历经五千年，但是在基本形制上并没有太大变化。但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国建筑又是需要不断翻新的，十年一小葺，几十年一大葺，每一次修葺，既是建筑的一次新生，也是修葺者精神的一次重新继承。既是对后来者的一种敦促，也是对建筑本身的一种考验。后人如果勤勉贤达，必然不会久居陋室，修房造屋何必固若金汤，一劳永逸？建筑如果值得留存，自有后人翻修整理，如果不值得留存，自然会随时间湮没于滚滚风尘。所以无论是皇宫还是民居，都在变与不变中传承了千年。

## 斯楼人已逝，文脉传千古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平心而论，比起江南的很多名楼，岳阳楼并不算十分壮观。我想，真正让登临者所关怀的，早已不是具体的建筑，而是这个建筑背后所蕴含的人文精神。

自范仲淹书写《岳阳楼记》以来已历经千载，慕名登楼者不计其数，题匾书联者多如星斗，从留存的楹联中，我们依稀能读懂这些登临者的初

衷与感动。“四面湖山归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杜老乾坤今日眼，范公忧乐昔人心”“后乐先忧，范希文庶几知道；昔闻今上，杜少陵始可言诗”“风物正凄凄，望渺渺潇湘，万水千山皆赴我；江湖常独立，念悠悠天地，先忧后乐是何人”……

是啊，真正打动人心的不正是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吗？不正是这背后所蕴藏的忧乐精神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吗？有道是遗貌取神，得鱼忘筌，能让士人千年难以忘怀的，更多的是岳阳楼传承的“道”，所承载的千年文脉。先贤已去，唯留斯楼供人瞻仰缅怀，登斯楼也，沐浴贤哲之光，跨越时空与千古风流人物交流对话。

岳阳楼能保留至今，源自于一代又一代有识之士的修葺完善，与其说延续的是建筑，倒不如说传承的是文脉，发扬的是精神。历史上辉煌一时的楼台亭榭不计其数，然而能历代修葺、绵延至今者屈指可数。岳阳楼及其传播的精神，经受了时间的考验，真正地走进了百姓的心中。

九江有水来天地，三楚兹楼冠古今。一座楼明泽了湖山，一座楼见证了历史，一座楼传承了使命，一座楼延续了文脉。一座楼辉映万象，雄震古今，一座楼承道千载，天地无穷……

母亲出身于一个贫瘠的山村，没有念过书，嫁给大她好几岁的父亲时，顺便把山里人的“小气”也带了过来。她身上那件黑棉袄，是娘家的陪嫁，总是破了补，补了穿，多年了，缀满的补丁就像一棵老树上结的瘤子，又密又丑。我们的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衣服鞋子总是哥哥姐姐穿着小了弟妹妹接着穿。

最令我不满的是，那年读小学，下雪了，母亲舍不得给我做新棉衣，硬要我穿上姐姐那件镶有红花的棉衣去上学。我怕同学笑话坚决不穿，母子俩僵了很久，但最终我还是没能拗过母亲。当我哭丧着脸走进教室时，已经迟到了。我感觉到身后老师和同学异样的眼光，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

我看不起母亲的这种小家子气。然而有一次吃午饭，有一对穿着破烂的母亲到我家乞讨，孩子和我差不多年纪。母亲可怜他们，留他们在我们家吃饭，临走还把我的一双布鞋送给那孩子。那时，我实在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会为别人的孩子那么好，而对自家的孩子那么吝啬。

母亲到底是没有喝过墨水的人。有一次在外念书的二哥寄了封信回家，父亲有事外出，母亲想念二哥，很想知道信里的内容。等我放学回家刚跨进门槛，母亲便急切地抽出信要我念给她听。其实信的内容就是二哥说自己在学校很好，叮嘱父母亲要少劳累多注意身体之类的话。我故意作弄母亲，说二哥生病了，现在在医院。母亲听了很是担心，嘴里不停地念：“求菩萨保佑，求菩萨保佑……”我望了一眼虔诚的母亲一眼，狡黠地笑了笑，吃过饭就做作业去了，把信的事忘到九霄云外。晚上父亲回家看过信，把我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母亲心里的石头落了地，倒像个没事人似的，笑着嗔骂了我一句：“你这伢儿，欺负我老妈妈不识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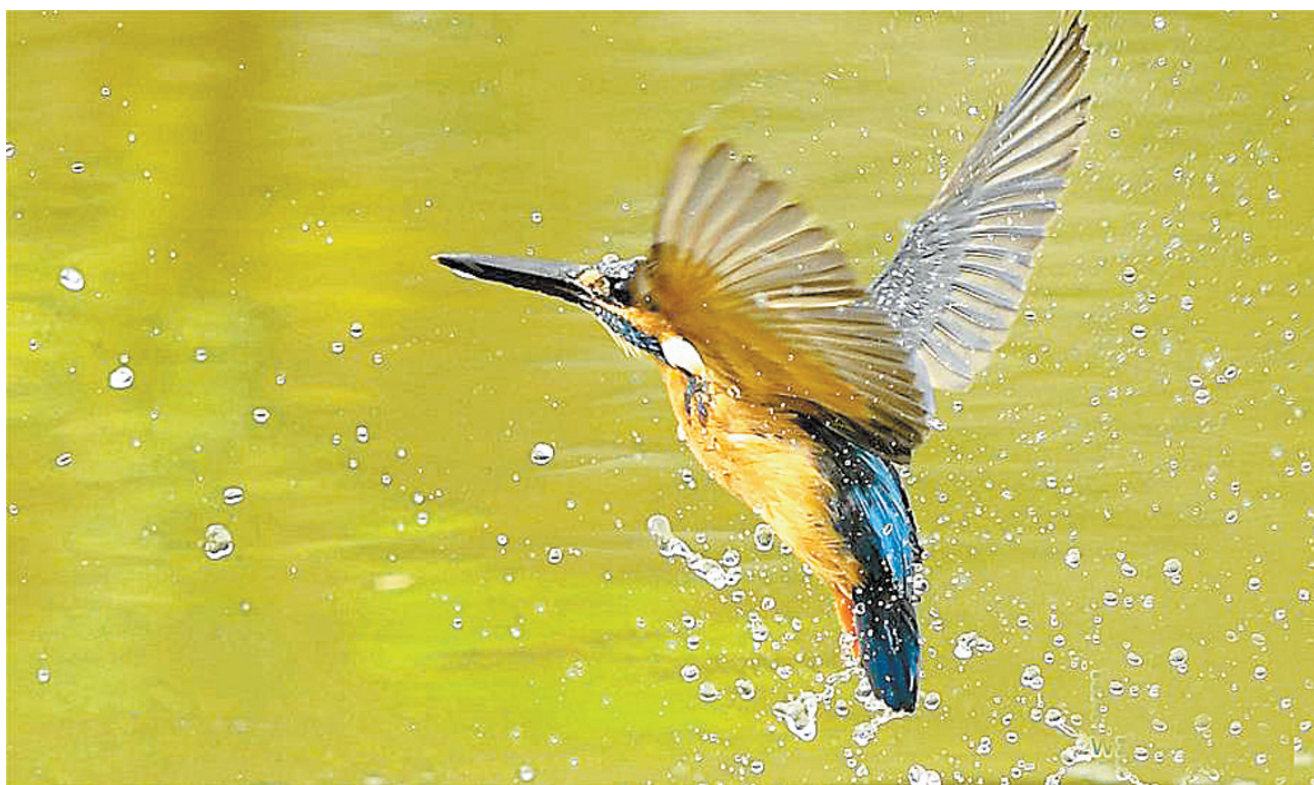
其实母亲心里很灵通。她把家务事安排得井井有条，总能做出可口的饭菜，辣椒豆角白菜萝卜等家常小菜经她之手就能变成美味佳肴；她的菜园一年四季绿意葱茏，吃不完的青菜还经常送人；夏天的晚上，全家人在一起乘凉，像牛郎织女之类的神话故事母亲说也说不完……

母亲年纪大了喜欢念叨，而念叨得最多的是我的婚事。那时我已是奔三十的人，情感上一直没有归宿，我心里也很郁闷。每次回家，母亲总是有意无意念叨给我听：村里谁与谁结婚了，还生了个大胖儿子。我听得不耐烦了，回她一句：“啰唆什么，总有一天我会为你完成这个任务的。”母亲被我呛得哑口无言，嘴角咧了咧，还想说些什么，我又瞪了一眼，她便默默转身走开了。其实，我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可是除了母亲，还有谁能让我如此随意发泄呢？可怜天下父母心！母亲就是想在有生之年，能看一看儿媳、抱一抱她孙子，然而她终究没能等到那一天。

那年秋天，母亲突然一阵眩晕倒在菜园里。重度中风使她嘴角歪咧，腿脚不再灵便。过了两年，再度中风后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转眼母亲过世整整二十年了，想起她吃了一辈子的苦，却没有享受过一天清福，我的心里满是愧疚。

## 永远的愧疚

◎毛君秋



翠鸟戏水

新华社发

## 故地重游山色新

◎曲令敏

十多年前，为了写河，我曾走访石峡沟，当日的林丰庄园桃花盛开，灿然若霞。女庄主一边走，一边跟我说了很多话，因为采访的重点不在她，除了让我对这位小女子超出寻常的能量肃然起敬之外，只留下了这样几行粗浅的文字：

“米湾水库南岸，是鲁山县董周乡的一片浅山，山间成片的是果林。其间有石峡沟行政村的林丰庄园，总面积5140亩，桃、李、杏、柿子已挂果，是国家农业旅游示范点。园中有一个水面三四亩，深五六米的小水库，蓄存石峡沟来水。沟长3公里，浮水自上游的李家岭下来，库水渗补，从未断流，是果林的命脉。”

十多年后应文友之邀，故地重游，这里的样貌焕然一新，人与自然联手，为这片浅山坡上了丰茂的绿装，已经成为一个滋养身心的生态能量场。

19年前栽下的树苗，已经长到两三把头儿粗，随风荡起的花木气息让人沉醉。且不说桃梨梨白、云蒸霞蔚，放眼山林葱郁，有石楠娇红在坡头、杨柳依依在水湄，信步其间，思绪缭绕，想见九尾红狐、想见蒲松龄笔下呼之欲出的美人儿。沿着盘山水泥路漫步，

不时遇到两百多年树龄的香樟、白皮松、黄连木、榔榆，树冠因阳光充盈而饱满醇厚，得道僧人一般，让人呼吸到一种生命悠长的庄重与肃穆。我知道它们不是土著，它们是被移植过来的，也许知道“出场费”昂贵，一棵棵推枝散叶，活成了非凡的景观。

这片昔日瘠薄的山地，如今生长着一百多万棵树木。我指着那些三三五五挺拔在石崖上的松树问王玉苹，这是原来就有的吗？她说是十几年前栽的，松树喜欢片麻岩，它们盘根错节长得很旺。蒲公英棵大如碗，芥菜茎粗叶肥，都快长成庄稼了。一路走来，层层叠起的林地，踩上去又松又软，经年累月不惜汗水和财力，贫瘠的山地已经被耕耘成了适宜植物生长的沃土。

树木年复一年长个不停，低矮的灌木也长个不停，野草也长个不停，蒲公英、紫花地丁、婆婆纳，还有俗名狗翻肠的串状草花得到处都是。树上鸣叫的鸟雀、花间啾啾的蜜蜂、草中饮露的昆虫，无不让人想到快乐的童年时光，想起曾经与心上人一起野游的温馨和浪漫。自然万类在这里敞开了心扉，人的心不由就抖落了积年的尘埃，变得辽阔而温存。

山脊上高大的树木被风吹刮，毛茸茸地耸动着，把驮负它们的山岭化为奔跑在光阴里的骏马。我仿佛看见寸步不落追赶着它们的那个女子，跨过荒寂，跑赢了岁月，湖水一样柔丽，岩石一样饱经风霜……

写过多年沟谷与河流，这次在水库左岸看到标牌才知道，山间那些拦土为田或拦水为坝的土石建筑，有个专业名称叫谷坊，作用是抬高侵蚀基准，稳定山坡脚，减小山洪流速，减轻山洪或泥石流危害，为利用沟道土地发展生产创造条件。横卧在石峡沟口的谷坊，修建于2014年，鲁山县财政扶贫投资12万元，成就了这座水土保持综合治理工程，确保这片地处暴雨中心的林地的安全。为了山庄水利配套，王玉苹多方筹资，在石峡沟上下筑坝，建成3座水库，在山上修建18个蓄水池，总容量15000立方米。采用以色列错距增压灌溉技术，两个小时就能完成全区域灌溉。我不得不叹服，山庄的创建者有激情，更有科学头脑。

故地重游，得打油诗《山行》一首：万树桃李杏，花开三月风。满坡松柏翠，盈湖烟柳生。树色暖人村，花香醉鸟虫。山中一日闲，归来两袖清。

## 几桩笔墨官司

◎刘万增

如果说上面的那个事例还是文人志趣之争的话，那么下面的这场官司就有些地域间的名气和利益之争了。

1989年春，一张小小的《隆中对》小型张邮票激起了轩然大波，触发了湖北襄樊、河南南阳两地对“三顾茅庐”发生地的争执。其实这样的争论此前已经持续了几百年，前者认为隆中地属襄樊，并搬出了古代地理典籍作证；而后者则认为诸葛亮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自述，这比其他任何证据都硬。争论的结果是邮票发行取消，大家继续各说各话。多年以后，当我们再回顾这段往事的时候，脑海中首先闪现的还是清代南阳知府顾嘉衡所撰的那幅“心在朝廷，原无论先主后主；名高天下，何必辩襄阳南阳”的对联。尽管这仍是一个稀泥的判词，但其中包含的赞颂忠义、景仰先贤的浓厚情感，已足以让后人人为其才情顿首折服了。

至于下面这三个故事，现在看起来则有些扯。说是有一次纪晓岚摇橹泛舟江上，后面一武将扬帆驾船疾驶，超过纪晓岚的船时还抛来一张字条：“两船竞发，橹速不如帆快”，也亏得纪大烟袋才思敏捷，略加思索后对出了“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的下联。这副对联暗嵌鲁肃、樊哙、狄青、萧何四个历史人物，也还有争论文臣和武将孰优孰劣的意思在其中。若单就历史场景来看，“单刀会”上的鲁肃确实不如“鸿门宴”上的樊哙；至于历史地位，戍守边疆的狄青也的确比不上安邦定国的萧何，文武之争似乎打了个平手。不过，任何特定的个体都不能完全代表整体，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文治和武功从来都不能偏废，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只有相辅相成，才能长治久安。所以，这样的笔墨官司就带有狭隘的意气之争，到最后没有结论也就不足为奇了。

打笔墨官司本是雅量高致的事，而近年来名人故里之争作为一种与之相关的特定现象似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历史名人、神话传说到虚构人物，但凡有些名气的，哪怕是臭名昭著的所谓“名人”，都成了被争夺的对象，这就很有些等而下之了。对于这样裹带着负能量的人和事，我们一定要坚决抵制与批判。

# 倒计时 2 天

## 2018 报社 春季车展

4月12-15日  
地点：市体育村





主办单位：平顶山日报社 平顶山市汽车行业协会  
 媒体支持：平顶山日报 平顶山晚报 平顶山新闻网 平顶山传媒客户端 平顶山手机报 平顶山微报 掌上微报 平顶山日报微视微报